

特 告

請捐軍費之佈告

公啟者。本社勸各同人捐助軍費。已登前書。現楊敏達潘仲達二君復親赴本城各同人處勸募。然外埠同人。二君不能親到。茲特再行登書。凡外埠同人及本城因是日外出與楊潘二君不遇者。務求踴躍捐助。并竭力勸各戚友慨捐。以盡義務。是所厚望。此佈。

請赴會舉人組織全省臨時議會之佈告

公啟者。現臨時省會趕速成立。本社亦應舉定代議士一人。前往組織。茲訂期于本月廿四日。開特別會議。各同人務請撥冗赴會公舉為盼。此佈。

正副社長謹白

外界捐助徵聯獎品九誌

黃君清如介紹陳學儕君助正榜首名自書中堂一幅

又助副榜首名自書中堂一幅

捐助軍費三誌

謝君焜彞捐銀二元

劉君伯恕捐銀一元

曹君祖仲捐銀二元

周君寅初捐銀一元

黃君星曹捐銀二元

潘君貞廉捐銀一元

龍君言周捐銀一元

鄧君秀枝捐銀一元

唐君少如捐銀一元

何君昆池捐銀一元

蒲君礎伯捐銀一元

蒲君贊武捐銀二元

盧君君典捐銀一元

陳君立漢捐銀四元

陳君鏡湖捐銀五元

盧君福海捐銀五毫

關君晃埤捐銀二元

陳君立漢介紹

丘君長仁捐銀四元

丘君沛賢捐銀二元

凌君朱捐銀五毫

唐君滿捐銀三毫

招君正捐銀三毫

湯君忠捐銀三毫

劉君如捐銀三毫

杜君林捐銀二毫

鄧君七捐銀二毫

認投對額一覽表

同人 黃君清如一百比 關君晃堉五十比

謝君焜爨五十比

外界 佛山張君閣侯一百比

社 聞

◎十月十三日例會情形 十月十三日。爲本社例會期。是日到者。有何少海。楊敏達。吳景山。俞愷儔。范鳴石。潘仲達。蘇叔明。陳立漢。潘貞廉。何漸達。劉伯恕。各君。是日本社提議一條。(一議本月十五日爲三都督召集各團體赴總商會集議。本社應舉何人與會之處。請議決。)決議如下。(衆議舉潘君貞廉代表前往。)

◎本社對於林君秩宗被押之議案補錄 七月十八例會。蘇伯鏗何貫俠二君聯同提議一條。(一議順德同人林君秩宗被劣紳誣其窩匪。現被押留。當道電主嚴辦。應否由副社長楊君敏達速赴順德。會同該處同人設法維持之處。請議決。)決議如下。(衆議舉楊君敏達速赴順德。慰問林君孝速。并會同該處同人設法維持。)七月廿五日例會。本社提議一條。(一議林君秩宗尚未出獄。本城同人應如何維持之處。請議決。)決議如下。(衆議由各同人設法代其解釋。惟暫不將此事登諸社書。)

◎同人對於林君秩宗被押之維持補錄 勞君沛然一聞林君被押。即偕麥君仲英赴大良設法。旋即親赴縣署及江清鄉總辦處。呈遞節畧代其解釋。周君乾譜亦即赴逢簡告知陳

君鏡湖。陳君卽至函舊東岑君熾恆。求在江總辦處善爲解釋。黎君夙永在鄉教授。亦特放假數天。往返與陳君掖南蘇君桂生等籌商一切。并往族叔黎君季裴處。請代解釋。蔡君公復聞林君被押。親赴大良慰問。林君甚爲感激云。

按林君之事。前例會決議。暫不登書。今林君經已脫險。特補錄之。

◎入社六十誌 茲曹君祖仲。介紹曹君洛清（別字鏡泉。南海曹邊鄉人。年二十二歲。寓陳村舊墟昌來果欄司理。郵寄同。）入社。經調查清楚。社長認可。照章將第一期基本金交會計處。發回收條矣。

◎認捐本年經費十四誌 茲新入社員曹君鏡泉。認捐本年經費銀五毛云。未認者視之當何如。

◎繳交常年經費二十三誌 茲曹君鏡泉已。將認定本年經費繳支會計處取回收條矣。已認未交者視之又當何如。

◎繳交認助徵聯銀八誌 茲社員曹君祖仲已。特認定徵聯銀如數繳交矣。已認未交諸君。想亦無容專函催交也。

◎陳君立漢勸募軍費之熱心 昨楊潘二君赴陳君立漢處勸募軍費。陳君已卽捐銀數元。茲後竭力勸各同事認捐于本社冊內。以彰社譽云。偷人人能如陳君。則本社可立代軍政府募集巨款矣。各同人請勿落陳君之後。

正誤 前九十一期。社說欄內。聞佛鎮土貨場成立之感言篇。云何爲一。云誤之。何異于是乎。多可字。中國貧弱垂危之現象。弱誤的。不過舉蒙耳目所及。目誤日。又九十二期。社說欄內。聞佛鎮土貨場成立之感言篇。漏言字。其設心之堅忍又如此。忍誤忽。而同歸於盡乎。歸誤爲。夏禹從裸裳之俗。夏誤憂。又九十五期。什文欄內。醒俠少年傳篇。效

辛亥十月二十星期日出版第九十六期

(四)

泰西碩儒句。效誤欲。故威申有勸其諸偶者諸誤備。合并更正。

時 論

敬告粵軍政府北伐軍宜早出發

赤若

金陵甫下。武漢空虛。京城未傾。滿酋尚在。此誠英雄秣馬厲兵之秋。壯士枕戈待旦之日。北伐之師。豈容緩哉。粵東自獨立以來。一月於茲矣。大兵雲集。敵愾同仇。彼則曰北伐敢死隊。此則北伐決死隊。彼則曰華僑炸彈隊。此則曰學生北伐隊。將懷誓清中夏之心。士切馬革裹屍之志。莫不以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爲己任。其熱心愛國。切齒胡人。雖擊楫之士雅。運甓之士行。枕戈之越石。絕裾之太真。當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士氣之大可用也。驅如是之士氣。作北伐之雄兵。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將步戰亦勝。馬戰亦勝。砲戰亦勝。野戰亦勝。巷戰亦勝。炸彈戰亦勝。短兵接戰亦勝。勢如破竹。滅此朝食。光復汴魯而有餘。進取幽燕亦無不足。乃北伐之師。尙遲遲出發者。何哉。豈財政之未充耶。抑軍械之未備耶。三督未會合以前。各皆勇於督師。三督既會合以後。何竟不聞談及耶。十五以前出發之言。未乾於口。猶在吾耳。今果何時耶。夫士氣可振而不可挫者也。鼓舞而善用之。則上下一心。効死弗辭。銷磨而沮抑之。則將士灰心。豪傑解體。此固古今勝敗得失之林。三督素號知兵。當亦了然此旨。乃竟遲遲其行。里何爲者。况虜建未破。死灰易燃。昔者洪楊起義。光復十數省。相持十餘年。卒以功垂成而立敗者。坐此故耳。項羽入關。乘而不取。楚業驟衰。沛公取之。漢基以立。蓋首善之區。旣爲我有。可以遙制諸侯。可以號令天下。堂奧旣入。門戶自開。巢穴已傾。四方自附。誰謂北伐之師。可須臾緩哉。今者各

省聯軍。均已到鄂。獨閩粵落後耳。革命最早之廣東。豈竟甘居人後哉。或曰。南人畏寒。北地酷冷。出發恐無濟於事。不知兵機貴變通。粵軍果不能耐寒也。以之攻幽燕固不可。以之守甯鄂則無不可。粵軍可守寧鄂。即寧鄂之軍可攻幽燕。不然。桂省性質。與吾粵同。胡桂軍之出發。竟不聞畏寒耶。爲今計。誠宜以珠江流域之軍。守長江流域。調長江流域之軍。直撲幽燕之前。東三省聯軍攻其左。甘陝聯軍攻其右。晉軍繞出張家口。會合灣州軍攻其後。四面楚歌。腹背受敵。袁賊縱善用兵。恐亦末如之何。不然。時日遷延。直待春暖。萬一滿清勢力稍復。大局將不堪設想。吾粵亦能高枕無憂耶。敬告三都督。勿畏嚴寒。勿挫士氣。勿苟安一時。勿猶豫不決。粵軍早一日出發。大局早一日安定。勝敗安危。在此一舉也。三都督圖之。

短評

衆同人宜盡力納行楊潘二君之言

礎伯

▲中國存亡

▲在此一舉

▲金錢固守

▲時不再來

廣東已獨立矣。北伐已出發矣。共和政治已臨時舉行矣。枵腹不能從公。無米難爲巧歸。衆同人不知之耶。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責任者廣東人之責任。衆同人又不知之耶。知之則各盡其力。而爲共和之國民。享異日平等自由之幸福可也。至若坐觀成敗。已非廣東人之列。吾又奚望乎。

楊君敏達。潘君仲遠。衆同人中之熱心國事者也。前期社聞載（二君近以軍政府北伐在即。需財甚急。由本社發起代其募捐。現并擬日間親赴各同人處勸募云。）觀此。

二君之熱心祖國。能盡責任。已可概見。所難能者。徧訪同人。不勞憚煩。行矣。善爲衆辭焉。至矣。衆同人宜盡力納行二君之言。

雜 錄

醒俠少年傳三續

蒲贊武

自結襁後。伉儷相得。晰夕晤談。互相切磋。久而久之。思想日拓。嘗太息曰。自乾剛坤柔男尊女卑之說出。而女權遂一蹶而不可復振。又假三從之命。無半點自由。有七出之條。毋一毫人道。齒於玩物。等於廢人。蜷伏蠕動。仰人鼻息。羈絆梏壓。莫可伊何。女劫之慘。亦云甚矣。天不厭禍。人道日乖。家族之制日發。防女之術日工。而以牝雞無晨。比女子矣。以無才是德。例女子矣。故所聞不出家庭層務。所見不外兒女嬉歌。民生理亂。莫與知焉。朝代興亡。視同膜外。卽或間有一二如木蘭良玉等。亦若黃河之勺清。洪鑪之點雪。終歸汨沒而已。安能望女權發達乎。嗚呼。莽莽神州。沉沉女獄。百萬裙釵。同聲一哭。雖然女界所以致此極者。實緣不學無術之故。苟能拂拭其真智。女權得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而國家思想。油然而生。尙何巧婦不利於家庭哉。東哲清浦氏有言曰。女子有教育。實爲社會上德義風俗之第一主動力。西哲俾百斯曰。受教育而爲惡之婦女。無或一人。然不浴學問之惠。因而淺識寡慮。爲可憐之婦女者。則甚多也。此泰東西女學日益發達。而國家之幸福賴以增進焉。吾誓遊學異國。取其精良。爲我聰明敏秀之二萬萬女同胞。滌除舊染。導引新機。更新女學。喚醒女魂。使俄之羅蘭。法之若安。不能專美於前云云。卽此可以覘其志趣之一斑矣。

嗟乎。吾國女界之黑黯。已臻極點。雖僖負羈妻之明智達識。曹大家之通變宏才。亦無如之何也已。今振坤女俠。竟能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豈歐風東漸。民智日開。故巾幗中。亦漸有國家思想乎。雖然其能致此者。教育尙焉。使舉國女子。皆授教育。而母儀既正。胎教以興。將見婉婉處子。日進於文明。翩翩令孃。月增其淑德。而女子之程度。蒸蒸日上。何患不能與歐美並駕齊驅者乎。則我國莫大之光榮。而女界中不可思議之功德也。

(仍未完)

詩 歌

辛亥重陽登東坡亭題壁七律二首

(襄武)

東坡亭在鶴邑坡山。蘇學士南遊。曾駐楫於此。後人爲之建亭。亭面西江。背螺山。西樵山峙其左。大雁山拱其右。襟帶西江。水來天上。亭前危石。故老指點。謂是學士垂釣處。亭中易蘭友有聯云。(鐵笛吹殘千古大江東去 銅琶響澈一聲孤鶴南飛)不粘不脫。聲調雄渾。名構也。辛亥重陽。世方多故。予輩猶作携酒登高之遊。對江山之如昨。感時事之遷流。曷勝惆悵乎。

重陽携酒訪坡亭。如此山川不忍醒。天際潮來西海白。眼前秋點遠峯青。扁舟何處蘆花岸。孤鶴無心紅蓼汀。幾輩登高憑選勝。當年誰與話飄零。襟江倚石一亭空。盡日登臨興未窮。半壁青山餘夕照。滿林黃葉戰秋風。一聲天外應歸鶴。千古巖阿自印鴻。我亦遭時傷擾濁。放懷高唱大江東。

小 說

小聞南湖(續七十六期)

襄武

聞日者亦以久侍玉顏。欲一撫其嬌澤。藉消饑渴。女有幼弟。方在乳抱。會聞訪女。女適撫幼弟。聞曰。小兒耶。忒秀慧。韶訖未也。言時以手引置諸懷。觸處峰起。聞故徐徐。女驟驚愕。頰微暈。以目逆聞。聞爲不知也者。女亦無語。聞自攻破玉門關。繼乃愈肆唐突。假猩猩當不復堅壁清野矣。聞有兄商於穗城。以事抵港。夥戲之曰。美哉婦也。而弟洵幾生修到。消受此艷福。異日伯道主昏譜。當無靳同詛一杯酒。待看取玉交枝也。兄異而窮所自。夥微笑而言。徐曰。明晨七小時。管敦先相攸。釵裙隊裏。馳逐數十年。當遜而弟看花眼耳。兄曰。有是哉。味爽。女方盥。夥指而示曰。纖腕襯金條脫。盥而頰微渦者是矣。兄隨所指視之。明眸皓齒。秀慧動人。夥更進詞告曰。宜先貽書白母氏。倘與弟論婚。當徵詰之。看有無繫臂盟。毋鹵莽誤人也。會寒食節。聞歸省先塋。母以兄語詰。聞面頓赧。不敢有所告語。母堅叩之曰。邇來風氣。調脂弄粉輩。亦競言自由。無羞澀態。苟有所約。奈何不以語老母。聞少年心事。終羞於答。俯首語曰。無之。是偶托縫紉。習相善耳。比返港。欲探女旨所在。日者偕遊公園。道別後情況。及母論婚事。爲之歎。女曰。我國婚姻不自由。男女固同病者。終身仰望。草草輒以委人。女子之不幸。鬱鬱復誰語。父母作梗。寧懟天公贖贖耶。聞曰。卿生來麗盾。當諸良偶。不知若箇兒郎。笑詠何郎扇也。女默良久。欲語而量。徐曰。幸而語未半復茹。聞固詰之。女惟俯首弄衣帶。聞曰。是豈幸而如鄙頌耶。宜若可喜也。女愠曰。詎有相習如君。猶未識儂者。儂固謂幸而不作張籍節婦吟耳。聞曰。感卿摯情。終有以報。

(仍未完)